

蝟
笑
偶
言

鄭
瑗
撰

中
華
書
局

蝸笑偶言

閩南鄭 璦撰

武侯忠漢。能使後主不疑。而周公之勤王家。反不見信於其君。叔子不雋。能使敵國不疑。而曾參之不殺人。反不見諒於其母。讒蔽其明。愛惑其聰。無足怪者。古之聖人。有能和萬邦。而不能使胤子無傲虐。能來重譯。而不能使兄弟無流言。一人之身。乃如此冥頑不靈。可畏哉。

季羔避難。而闢者室之子胥出奔。而漁父渡之。商君亡命。而舍人拒之。項籍敗亡。而田父給之。得人之與失人。何啻千里。

陳琳爲袁本初草檄。極詆曹公。及歸魏。而曹公不責。略賓王爲徐敬業草檄。極詆武氏。傳京師。而武氏不怒。英雄之舉措。大抵如此。嗚呼。當塗代漢。周紀亂唐。豈偶然哉。

食祿宜卻饋遺也。而有時乎受饋遺。故子產受生魚。不爲傷廉。陳戴受生鵝。不爲不義。去國非爲飲食也。而有時乎爲飲食。故魯膳不至而孔子行。楚醴不至而穆生去。

懷羸失身重耳。沃盥奉匜。而以不從不言爲善處。蔡琰忍辱羌胡。重歸董祀。而以授受不親爲知禮。所謂不能三年而總功是察。放飯流歡而齒決是問者也。雖然。豈直婦人也哉。

袁紹誅宦官。無須多誤死。冉閔殺胡羯。多須多濫死。應侯相秦。必殺其辱己者。韓信王楚。反官其辱己者。

趙高指鹿爲馬。陰中其異己者。朱溫指大柳宜車轂。反撲殺其佞己者。蓋各繫其逢也。

周昌以漢高帝比桀紂。而帝不加罪。劉毅以晉武帝比桓靈。而帝以爲直。文帝勞軍細柳。軍尉不奉詔。而帝善之。錢鏐微行北城。門吏不啓關。而鏐賞之。皆帝王盛德之事也。

晉靈公刺客不殺趙宣子。漢陽琳刺客不殺蔡中郎。晉劉裕刺客不殺司馬楚之。唐太子承乾刺客不殺于志寧。淮南張願刺客不殺嚴可求。西夏刺客不殺韓魏公。苗劉刺客不殺張魏公。孰謂盜賊無義士乎。前漢書表古今人物。其失也混。新唐書表宰相世系。其失也濫。備三長如班歐。猶有此失。矧其他乎。元魏馬后。淫凶弑逆。竊國大柄。而獲考終。天網有時而漏也。及胡氏效其尤。則不免於沉河矣。唐之武后。歷穢人紀。冒干歷數。而享壽考。天道有時而爽也。及韋氏繼其軌。則不免於授首矣。孰謂不善可稔乎。

隋室旣受周禪。蘇威遁歸田里。可謂節矣。而終失身於僞僞之朝。金虜議立異姓。秦檜抗言見執。可謂義矣。而終誤國於渡江之後。令終之難也如此。王莽篡漢。其女爲孝平后。稱疾不起。守志終身。曹丕篡漢。其妹爲孝獻后。以璽抵軒。涕泣橫流。楊堅篡周。其女爲天元后。憤惋不平。形於辭色。徐誥篡吳。其女爲太子璉妃。聞呼公主。則涕泣而辭。司馬炎篡魏。其諸祖安平王孚。自稱有魏貞士。不預廢立之謀。武曌篡唐。其姪安平王攸緒棄官不受其賜。歸隱嵩山之陽。朱溫篡唐。其兄廣王全昱。責其滅唐社稷。和有覆宗之禍。此三男子四婦人者。不隨其至親所爲如此。可以見天理人心之不漏矣。繭蠶出也。而蠶非繭。則不能藏身以形化。網蛛出也。而蛛非網。則不能憑虛而覓食。嗟乎。依憑其軀者。乃出自其腹也。吾於是乎有感。

猩紅之罽。狐白之裘。盛夏被之。不若絺綌之便也。文茵之車。朱幘之馬。臨流乘之。不若驅綽之利也。故曰。慮善以動。動惟厥時。動違其時。雖善奚益。

取涼於簾。不若清風之徐來也。然無風則簾不可缺。激水於棹。不若甘雨之時降也。然無雨則棹不可廢。是故三王不興。不可無五伯之功。二典不作。不可無兩漢之制。

劉禪既爲安樂公。而侍宴喜笑。無蜀妓之感。司馬昭晒其無情。李煜既爲違命侯。而詞章悽惋。有故國之思。馬令謙其大愚。噫。國破身辱之人。瞻望故都。思與不思。何往而不招。謂古人所以貴死社稷也。

狄仁傑含垢忍恥於僞周。而卒成取日虞淵之功。呂好問辱身污迹於僞楚。而竟就溥天左袒之績。論者猶咕咕動其喙。則夫受唾之師德。仰藥之唐恪。果何爲哉。

商後爲殷。呂後爲甫。唐後爲晉。魏後爲梁。隨地以名。夫何常之有。後世或強襲舊名。或別創美號。失古意矣。

叔孫通爲秦二世博士。以巧言面諛見賞。而卒爲漢儒宗。孔穎達爲王世充博士。以草儀禪代見親。而卒爲唐儒宗。皆所謂小人儒宗。而世儒也焉。此二代之所以無真儒也。

歐陽公一代之偉人也。而小人饒以房帷之醜。文信公百世之人傑也。而讒夫誣以匿服之罪。則夫妻妻之成貝錦。哆侈之成南箕。又奚怪其然哉。

楚莊不罪絕纓之臣。秦繆不罪食馬之盜。趙盾食豢桑之餓。顧榮啖執炙之夫。或得其助以成功。或賴其

力以濟難。其視華元殺羊，獨斬羊斟，而因之喪師，鄭靈解纜，獨斬子公，而因之遇弑者遠矣。中山君曰：吾以一杯羊羹亡國，以一壺飡得二死士，然則施德之與招怨，豈在大哉。

曾子之妻戲其子以殺彘而烹彘，以實其戲。孟子之母欺其子以啖肉而買肉，以明不欺。古人養蒙視幼之法如此。

盜跖以孔子爲僞，蘇軾以程頤爲奸。李惟以董卓爲忠，田承嗣以安史爲聖。好人之所惡，惡人之所好，古有之矣。跖催承嗣不足道，而軾亦爲之君子之不仁。悲夫。

參朮以和而起疴，芝蘭以馨而熏物，以其昭昭，使人昭昭，理之恆也。若夫阿魏以臭而止臭，骨咄以毒而攻毒，以其昏昏，而使人昭昭，理固有難喻者矣。

唐明皇好神仙，而張果自稱堯侍中，宋章聖悅幻妄，而賀元自稱晉水部，皆乘世主耳目壅蔽而售其欺侮也。古之人明目而達聰，視遠而聽微，彼瑣瑣迂怪之徒，尙莫遁於造言亂民之刑，矧得而欺侮之。

伊尹之言辟不辟，孔子之言君不君，孟子之言王不王，李雲之言帝不諦，其義一也。而雲獨以是賈奇禍焉，延熹之主，其太甲齊景齊宣之罪人哉。

陳寶謀誅宦官，罹其辛螫，而漢鼎隨移，訓注謀誅宦官，遭其反噬，而唐社隨屋，社巖稷狐，熏灌之難如此。履霜滅趾之戒，可不慎乎。

以兆民爲兆人，以致治爲致理之類，唐人之避諱也。以揖讓爲揖遜，以惇典爲厚典之類，宋人之避諱也。

今人或襲而用之。所謂無喪而右拱者也。

六經言道而不遺法。四書言理而不外事。諸國之語。迂緩而不切於事情。戰國之策。變詐而不要諸義理。馬遷駁而無緒。班固局而不暢。

軒轅崩落。著於本紀。而世有鼎湖騎龍之說。留侯卒證。見於世家。而世有辟穀輕舉之說。王子晉十七妖亡。而世有緱氏乘鶴之說。淮南王安謀逆自剄。而世有雞犬同升之說。漢武曰。天下豈有仙人。靈妖妄耳。竄其然乎。